



星光在肉里



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編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目 录

星星在闪光	蔣崇政 (3)
它还会飞的	謝 璞 (10)
魚	朱力士 (20)
医 生	梅中泉 (23)
一 天	赤 子 (32)
喜 事	刘 勇 (40)
嫁 妝	刘 样 (42)
春节回家	肖志廉、漫 林 (54)
“廬山”观云海	李克琳 (61)
沅水峡谷中的故事	林 河 (63)
林間夜宿	周健明 (72)
邨山行	韓罕明 (85)
星期天記事	陈維国 (96)
水泵房的坍毀	周 倩 (100)
作报告之前	齐芝田 (115)

星星在閃光

蔣崇政

“你家大星呀，真聰明，長大了一定象他爸爸一樣，能當上工程師。”自從四奶奶在媽媽面前這樣夸獎了大星幾句以後，大星就真的以為了不起了，神氣很足，自稱是工程師，還說要我當他的助手，擺起工程師的架子來了。

我說：“大星，你別神氣，當工程師怎能那麼容易呀！哼！”

想起他要我當他的助手，我眼睛里就冒火，我哪一點比他差呀！于是我忿忿地說：“誰當你的助手，你當工程師，我一樣能當上！”

“好吧，你不願意當助手，那你就當助理工程師吧！”他安慰我說。

我說：“助理工程師我也不當，我要當一個總工程師。”

“那麼你就當二級工程師，我當一級工程師。”大星還怕我不承認他這一級工程師，就又給我解釋說：“你比我小兩歲，趕上我總得要兩年吧！”

他當了工程師以後，一舉一動就模仿起爸爸的樣子來啦！每天放學回來，背着爸爸媽媽，當着我的面，就伏在爸爸的書桌上，拿着爸爸的鉛筆、米尺，在紙上東一條西一條的亂畫一陣，然后就倒在桌子上，翹起一隻腳，問我：“小星，你看我象爸爸不？”

我說：“你一點也不象，爸爸戴着眼鏡呢，再說，他工作起來

很用腦筋，你就不是那樣啦！”

他听我一說，就半眯起眼睛，裝出戴着眼鏡的樣子，皺起兩條眉毛，靜靜地瞧着窗外。

有時，爸爸不在家，他就偷偷地拿出爸爸的鉗子、起子，要我跟在他後面，檢查電燈啦，電綫啦！他用鉗子這兒敲敲，那兒打打，那怕是沒有一點毛病，他也是這樣。在走廊上，他抬起頭，兩只眼睛沿着綫路，從這邊看到那邊，倒好象他凭兩只眼睛就能看出哪里有毛病似的。

就這樣，我們的事情，被大人們也看出來了。

有一天，四奶奶家的電燈出了毛病，他跑來說：“大星，我家的電燈不亮了，你去幫我修理一下吧！”

平日，我們檢查也只是為了好玩，至於電燈開關里是個什麼樣兒還不曉得呢！這怎麼能夠修理？可是，大星却說：“既然我們是工程師，那就得去，要不然，四奶奶今後會瞧不起我們，說我們冒充工程師呢！”於是我們回答四奶奶說：“修得好修不好還不能定，我們去看看再說。”

我們跑到四奶奶家里去，她把總機關了。我和大星爬到凳子上，亂七八糟地用鉗子扭開了機關，一看，裡面不曉得是些什麼名堂，大星左一看右一看，還用咀對着裡面吹了幾口氣，然後照原樣上好了。

“行了，四奶奶，你打開電門試試吧！”大星象滿有把握的樣子說。

四奶奶將電門打開了，可是電燈並沒有亮。

“啊呀！”四奶奶大聲地笑起來。“这下把我們的工程師難住啦！”

四奶奶这声喊，把大星的脸喊红了，红得象个红柿子。我的脸子也在發燒。

大星又将电灯开关扭开，又看了一阵，除了有几根铜丝翘起以外，连一丝灰塵也沒有呀！接連試了几次，还是沒有亮。大星急得滿头是汗，我也急得心里直跳。我想：“要是今天修不好，那就糟透了，我們怎好走出四奶奶家的門呢！”幸好，这时爸爸找我們来了，他一看見我們就問：

“你兩人帮四奶奶做什么事呀？”

我們沒有回答。四奶奶就笑着說了：“我的电灯坏了，叫这两个工程师来給修理一下！”

我和大星从凳子上跳了下来。

“修好了沒有？”爸爸走近來問道。

“还没有……”大星紅着臉回答。

“把这两位工程师都給难坏啦！”爸爸笑着說。

他走近去，看了一看，就微微地笑起来了。我問他是什么毛病，他說：“什么毛病？我不告訴你，你回去打开家里的电門看一看，就会知道了。”

我和大星跑回来，打开电灯开关一看，立刻明白了：原来是那个开关里的銅絲断了。

大星懊悔沒有早把电灯开关里的东西弄清楚。他說：“要是早弄清楚了，今天也不会丢这场丑了。”

这以后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大星总要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，哪怕是最簡單的东西也不放过，好象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他非弄懂不可似的。家里的东西被他損坏了不少，譬如：妹妹的小汽車被他弄得停了車，爸爸的手电筒被他拆得稀爛，我的气槍呢，

他原說只看一看里面的構造，哪曉得也被他搞得不能射擊。這使媽媽生了不少的气，他还滿不在乎。

有一天，我和他放学回来，看見一个鋪子里正在修理一座大鐘，大星要求去看看，我們去看了半个鐘头。回到家里，大星就把爸爸房里的鐘請了出来，他說要看看里面的針是怎样轉动的，于是便把發条一紧一松。忽然“扎”地响了一声，發条断了，摆也停了。这件事，媽媽狠狠地把他罵了一頓。

自从大星挨了这頓罵后，有几天都是規規矩矩的，什么鉗子、起子他也不理了，看見我也懶得講話，倒好象是我讓媽媽罵他似的。可是，沒过一个礼拜，他又打了新的主意，他把我拉进爸爸的房間說：

“小星，我們把电表拆开来，看看里面是怎样構造的！”

电表是用一个鉄皮盒子罩起来的。爸爸告訴过我們，电是非常危險的东西，不小心触了就会死，要我們千万不能去动它。今天他要动，我当然是不会同意的。可是，他不信我的話，無論怎样也要看一看；而且馬上拿来了鉗子，准备动手。这时，媽媽从外面說着話回来了，大星偷偷地把鉗子一藏，这件事几乎被媽媽發現了。

星期日，爸爸在工厂里沒回来，媽媽到学校里开会去了，我也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，玩了一会儿回来，見爸爸的房門开着，我以为是爸爸回来了，跑去一看，哎呀，簡直把我吓了一跳。大星站在桌子上面，正在弄电表，鉄皮盒子都被他取下来了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呀！”我喊了起来。

“快来看电表，有味極了，象鐘一样，也有兩根針呢！”他还在裂着咀笑。

我說：“趕快下來，不然，電會斃死你！”

“你看，”他蹲在桌子上搖着兩隻手說。“我戴了爸爸的橡皮手套哪，爸爸說過，戴上這東西就安全了。”

門，忽地開了，爸爸走了進來，爸爸看見桌上的鐵皮盒子就吃驚地喊道：“你們這是幹什麼呀！”

大星連忙從桌子上跳下來，瞪着眼睛瞧着爸爸。

“你們胆子越來越大啦！”爸爸又喊了一聲，他瞧瞧電表，又瞧瞧我們。

“我們看了看電表。”大星回答說。

“看電表？不想活了嗎！”爸爸的額上冒出一陣大汗。

“我戴着這個呢！”大星伸出他那雙手。爸爸看見大星手上戴着他那雙又長又大的橡皮手套，忍不住笑了。他把衣服丟在床上，摸出手巾擦了擦額上的汗，就跳到桌子上去。

“看得懂嗎？”

“看得懂。”大星順口這樣說，恐怕連他自己都不相信。

爸爸將電表仔細檢查了一番，發現沒有壞，然後，把我兩人拉到桌子上，開始給我們講解起來，他告訴我們這是什麼，那是什麼，這個有什麼用，那個又有什麼用。

爸爸說起那里面的名字來，簡直象講外國話一樣，我一點也听不懂。大星看看電表又看看爸爸，“嗯嗯嗯”地點著頭，倒好象爸爸講的他都記到心里去了似的。

“既然懂得，以後就不要再干這冒險的事了，知道嗎？”

大星一面點頭，一面對著我笑。

星期六，爸爸帶回來了一個四四方方的包裹，大星見了就問：“爸爸，這是什麼呀？”

“是什么，你看看就晓得了！”爸爸说完，就打开了包裹。

“收音机，收音机！”我禁不住叫起来。

大星更是高兴得了不得，看看这，摸摸那，向爸爸问了一大套。

“爸爸，这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呀？”他指着收音机问。

“东西多得很，”爸爸说，“非常复杂。”

“能够拆开来看一看吗？”大星带着请求的声调问。

“不能拆。”爸爸从椅子上坐起来，掸了掸烟灰，笑着说，“我没有拆开收音机的本事。”

晚上，爸爸开了收音机，里面唱起歌来，好听极了。

“怎么样？我们买了这部收音机，喜欢不喜欢？”爸爸倒在椅子上笑着问我们。

我没有回答，大星却摇了摇头。

“不喜欢？”爸爸惊奇得从椅子上坐起来。“怎么的，听不懂吧？”

“太大了。”大星说，“要是有一部很小很小的那才好呢！”

“原来你是想要小收音机！”爸爸笑了，“那也有，矿石收音机是最简单的了，就是你睡在床上也可以戴在耳朵上听。”

大星听说有这样好的收音机，就高兴起来，他毫不放松地问了一连串问题：这样的收音机哪里有买？要多少钱？最后他问爸爸是否可以给我们买一部？

爸爸说：“用不着买，这种收音机很简单，有了材料，你自己也能够做。”

大星立刻就追问要些什么材料，怎样做。

“我先不告诉你们怎样做。”爸爸说，“我有本‘矿石收音

机’書，你自己去看好了。”

大星就向爸爸要那本書，可是爸爸記不起把書放到哪里去了。于是我和大星跑到爸爸房里去翻尋，抽屜里、皮箱里倒了个底，也沒找着。

“爸爸，你再好好記一記吧！”大星恳求地說。他希望馬上能讀到那本書。“是不是放在別的地方了……”

“不会的。”爸爸用手掌在額上拍了几下，还是沒想起来。他說：“明天再說吧，要是找不到，我就再給你們买一本。”

晚上，大星怎么也睡不着，我也时常翻着身。

“喂！”大星搖着我的脚說，“你怎么还是醒的？”

我說：“我睡不熟。”

“为什么睡不熟？”

我想了想說：“你为什么也睡不熟呢？”

他說：“我在想矿石收音机。你說，要是我們有部矿石收音机，該多好呀！”

我說：“当然是好，就是不曉得能不能做成！”

“能做成！”大星的話很坚决。“可是爸爸的書放到哪里去了呢？”大星又翻着眼睛想起来。

于是我的腦筋也在找爸爸那本書了。爸爸的書除了放在桌子上、抽屜里、皮箱里，还能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我們房里的木箱里裝滿了爸爸的書，“矿石收音机”一定在这里面了。

我猛地推了大星一把說：“大星，‘矿石收音机’一定在爸爸这只木箱子里！”

“对了！”大星一听，好象看見了書在那里面似的，一骨碌

跳下床，扭开了电灯，打开了木箱。

终于在爸爸的木箱里，我们找着那本“矿石收音机”。

……

爸爸房里的钟，“噹”地响了一下，我们正好看完了“矿石收音机”。

大星轻松地吁了口气，快活得猛地跳起来，大声地说：“明天是星期日，我们就去买材料，过几天，我们房间里就会出现两部收音机啦！”

爸爸在隔壁房里咳嗽了一声。我们连忙把电灯熄灭，接着传来了妈妈的声音：“大星，你们两个还在干什么呀，已经一点钟啦！”

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想睡。大星走近窗台，推开窗门，他快活地喊道：“小星，你快来看……”我走过去，外面什么也没有，一阵凉爽的风，从河的对面吹过来，城市已经睡熟啦！只有发电机均匀的“噤，噤，噤”的声音，从远处传了过来。

满天的星星在闪着光……

8月1日于花明楼

它还会飞的

谢 庚

今天正是放风筝的好天气。小波拿着才做好的“长尾巴蝴蝶”，走到河边来等他的朋友。小花狗尾巴一摇一摇地也跟着来了。

朋友一个也没有来，他便放了线 and 花狗玩起来，花狗跟着他跑，快活得“汪汪”的叫。但一个人玩，没味道，他就把线收起来。河水流得好响啊！这又吸引小波下水去捉鱼。河滩的水虽然不深，但是小鱼老不听话，一个也捉不住。捉不住他就用石头打，打也打不到，多气人，坐在岸上的花狗在望着他笑呢！于是他更认真的打，打得水花飞溅，结果胜利了，他打到了一条手指头大的“白线子”。上了岸，花狗来迎他，他把鱼在花狗面前一摆，说：

“小花，你有这本领么？你呀，总是等现成的吃。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出主意，想办法，听着没有？来，接着！”他把鱼向花狗抛去，可是小花狗没有兴趣接他的礼物。

他走了几步，看到风筝乏味的躺在那里，于是气鼓鼓地说：“怎么搞的，说来又不来，找他们去。”

找了半天没找到一个，他就到对门山上去找；他在山脚大声喊叫，好象前次中队活动打野仗，他当“指挥官”指挥“战斗”那样的喊得神气。

山上没有人答话，只听见一阵拍手掌的声音，仔细一瞧，原来旋旋、月华、大毛和贤贤都在那里，他们蹲在一株老松树下面，此刻正一声不响地凝神地望着，好象一说话，就要出什么事似的，多神秘哟！小波顾不了这么多，生气地向他们嚷着：

“喂！我等你們，找你們，你們却藏在山里，是不愿意和我玩嗎？”

旋旋吹了个口哨，躺在地上，不一会就滚着下来了。接着，月华、大毛和贤贤也都滚下来了。旋旋乐得向小波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小波，我們捉老半天，也捉不住它？等我爬到树上去，它又飞走了。”

“捉什么？”小波摸不着头脑。

“捉猫头鹰。”旋旋他们四个一齐回答。

小波一听就高兴了，抓住旋旋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把什么都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去捉。”

大家抢着要把这事告诉他，旋旋的声音最响，他一时瞪眼，一时拍膝盖，有声有色地说：

“许老师说过，鬼是没有的。我也说没有鬼，猫头鹰偏要装鬼叫，这几天它每晚怪声怪气地叫，昨天夜里还飞到我家屋顶上去叫，我奶奶听了就不高兴，狠狠地骂它，说它是不吉利的鸟。……我们一吃了早饭就来找，找了好久才找到，它有房子，住在一个大松树洞里。”

“啊！猫头鹰装鬼叫，”小波认真地說，“一定是害鳥，我們去捉。去，去，我們去。”

他们小猴子一般，向山上爬去，花狗也跟着跑，不过它几次跑到小主人前面去了。爬到山上，找到了那株藏着猫头鹰的大松树，小波就手抓脚爬，一节一节地爬了上去，旋旋和月华他们也想爬；但他们还是让小波爬上去。因为他们很喜欢小波。他们都是三年级的学生，并且在少先队组织里，他们又是一个小队的。小波是他们的小队长。有点骄傲的旋旋曾经这样夸口：“咳！我们的小队长成绩好，本领高，我们小队刮刮叫。”你看他们是多么喜欢这个小队长啊。要不然，旋旋是不会同意人家去爬树的。

可是狡猾的猫头鹰不等小波爬上去，就飞出来了，那样子好凶呀。它藏在—支水桶般粗的松枝上，松叶密得不能透光。底下的朋友大声喊叫。小波一边骂，一边梭下树来。但骄傲十足的猫头鹰，却蔭在那儿打瞌睡，象只野黄猫一样；大家真想一口气

吞下那鬼东西。小波楞了一会，高兴地大叫起来：

“有办法，怕它不死。我回去，去拿三爺的鳥銃。”听着的都拍掌叫好，并同时站起来，指着树顶的猫头鹰说：

“小坏蛋，枪毙你，敢不投降？”

大毛和旋旋都高兴得不停地拍手。可是月华有个新的意见，她说：

“你不行，三爺比你本事，請三爺来打，他厉害。”

小波不同意，他说：

“我行。用彈弓打麻雀，总是百發百中。三爺打銃，我跟他去过几次，前个星期日，我还給他提了打着的一只斑鳩。我保險打得中，你們看吧。”

誰也沒有吱声。

“你們要相信我。”小波生气了，說：“請人家打，那不是自己的光荣。”

这话馬上产生了效果，連月华也改变了主張，她说：

“对，我們應該自己打。”

小波叫大家監視“敌人”，不要讓“敌人”逃走。大家含笑站起，向小波行了个队礼。小波也笑着回了个队礼。小波走了之后，四个留守战士心里充滿了快乐，特別認真的执行着“監視”的任务。賢賢又走到山下，折了一大把楊柳，纏了五頂“將軍帽”，并且每一頂都給插上了映山紅，大毛笑着說：“很好，敌人不会發現我們了。”他又去折了几根樹枝，給每个人發一枝当槍，他們在地上做着“臥射”姿勢。好心的春風也給迎面送来了一陣陣清新的香味。

小波不是走，而是跑着回家去。他一边跑一边口里不停地唱

着歌。唱些什么，他也沒有留意。其实翻来复去，是几句現成話：“走呀走，飞呀飞，飞到家里把‘槍’背，打下害鳥我笑嘻嘻。”

正走着唱着，忽然背上吃了一拳，他急忙反过臉来，眼睛又被捂住了。他急得大叫起来，說：“誰？誰？放手，人家有急事，我命令你，放手。我要——”哎呀！險些透露了“軍事秘密”。那人把手一松，吃吃地笑了。小波定眼一看，原来是二小队隊長平湖堂姐姐，她說：

“輔導員今天帶我們去玩，她要很詳細地跟我們講：什么是害鳥害虫，什么又是益鳥益虫。四小队这几天有很多人犯錯誤。”

“什么錯誤？”小波急問。

“他們捉了很多小青蛙！”

小波想：我們小队沒有捉青蛙的人，不关我事，他想問：“猫头鷹是不是可以捉？”可是幸喜沒有說出来，这是“軍事秘密”呀！一說出来，人家豈不捉去了？所以小波只这么說：

“我們小队不得空，你們去吧。”

平湖把小咀一翘，不乐意地說：

“中隊長剛才喊过我，說我們中队一齐去，这同上課一样重要。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小波本想去了，因为輔導員今天講的这个問題实在重要，譬如猫头鷹是害鳥呢，还是益鳥？可是他又想：它装鬼叫，当然是害鳥，是害鳥就該打死，象打麻雀一样。这比打麻雀要神气万倍，明天拿着“胜利品”到教室去，給老师見了，同学見了，多神气，多威武，誰个敢不向我們小队看齐？說不定还要上黑板报，这比起打麻雀要光荣得多。人家一發現，一定会先把它打了，那不行。于是小波坚决地說：

“我們小队，都不得空閑，姐姐，你給請个假。”

平湖姐姐見他不听話，就不耐煩了，說：

“你无故缺席，不是好隊員。”

小波一听就不舒服，小眉头一皺，大聲說：

“今天是星期日，管不了我。”

等平湖姐姐帶氣走了，他又快快活活地做他的战斗准备去了。

由于他跟三爺打过銃，对裝藥、鉄砂还不外行。他不顧一切背着人拿走了鳥銃，并繞着山路避开众人眼目上山去。假若一碰上父亲或三爺，那份罵可不是好受的。

山上几个“战士”，万分高兴地走去迎接“首長”，并不約而同的向小波行了个队礼，拥过来搶鳥槍，小波却板着臉，下命令：

“不許走近，这是大炮，上了子彈的，不准摸。”大家見“首長”这副模樣，都站着不吱声，但賢賢还是不服地眨着眼。

小波小心翼翼，輕輕的把鳥槍放下。又悄悄地向大家：“猫头鷹呢？”

“还在原地方。”大家指着那株松树。

小波怕大家弄他的武器，便又把大家帶到离鳥槍較远的地方去，但月华和旋旋兩眼总是受盯那門“大炮”。

旋旋乐得忙去拾起那頂柳条“將軍帽”，遞給小波說：

“好隊長，戴吧。”

小波戴上了“將軍帽”，很滿意地笑了。他赶紧小心地把“大炮”拿起来，瞄着树上的“敌人”，并一面下命令：

“就开炮，打下来，大家拚命捉。”

旋旋他們四个乐得气都出不来，一声不响，盯着小波。賢賢

并在卷袖子，擦拳头，过一分钟就是英雄用武的时候了。

太陽已經正頂，猫头鷹已張不开眼，只安然自在的睡在陰暗的松枝上，一点也想不到有人要向它开炮。小波瞄了半天，才扣扳机。嘭！一声怪响，大家吼起来，猫头鷹中了鉄砂打下来了。小波把鳥銃一甩，忙冲上去捕捉，大家都跟了上去。猫头鷹并没有死，大概只有翅膀受伤，落在地上向荆棘叢里钻，小波他們总赶不上它，它钻黄芷叢，大家向黄芷叢赶，它钻柵徑，大家往柵徑里钻，钻呀跑呀喊呀跌跤呀，衣褲被荆棘撕得嘩嘩地响，花狗也忙得汪汪大叫。后来小波下了命令，叫每人拿起松枝，分开包攏，一步步逼紧，大喊大叫地去捉。这一喊呀，把山下田壠里很多忙着的伯伯孀孀都惊动了，他們派小波的三爺上山打听。

三爺急急忙忙爬上山去，一边爬一边关心地罵那些淘气的小鬼。当他爬到山頂时，他更加生气了，他發現了他的鳥銃，罵道：“小波这小草寇，难怪山里有銃响。”他心疼地把銃拾起来，准备要去揪着小波的耳朵，狠狠地罵一頓，甚至要讓他的屁股挨上几巴掌。

但是等他發現那些“小草寇”时，他既不揪耳朵也不打小波的屁股，他一手一个，把月华和小波高高举起来，翹着山羊鬍子大声說：

“你們这些翻天的孙悟空。”賢賢、旋旋和大毛便高兴得抱住他的兩腿：

“三爺，我們把它捉住了。”

三爺放下兩個“孙悟空”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哎！你看：小波可真象个孙悟空，他打着赤膊，滿身是泥，他用衣包着个活东西。他小手掌上还在流血呢。三爺急忙大声問道：